



丹凤街



张恨水全集

丹凤街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自序

民国二十三四年间，予住南京丹凤街不远之住宅区。每夜半自报社工作归，见受训市民，于街灯尚明中，辄束装裹腿，成群赴夜校操练，心窃慕之。因特于一二清晨往观其下操情态。至则灰色服帽之壮丁，束戴简洁，队形整齐，群集场上。每一口令下，持枪上刀，动作敏捷，宛如军人。且悉知其数，将达二十万名。私念一城之壮丁如此，全国可知。即此一事，将不患与倭人一战矣。及晨操即毕，壮丁散队回家，陆续互去其武装，一一验之，则其人也，非商店中持筹码算盘者，即街头肩挑负贩之流。平日视其行为，趋逐蝇头之利，若不足取。而其一旦受军事训练，则精神奋发，俨然干城之寄，人之贤不肖，孰谓为一定不移之局乎？有此一念，当日便欲取其若干人物以描写之，藉以示士大夫阶级。特以人事冗杂，未能如愿，而心固未忘其人也。二十七年予入川，而首都已失。闻倭寇入城之际，屠我同胞达二十余万，壮年男子被杀居多。则我当日所见去其扁枚竹箩束装裹腿以受训者，有若干恐不免于难矣！一念至此，心辄凄然。顾予又知此辈受下层社会传统习惯，大半有血

气，重信义，今既受军训，更必明国家大义，未可一一屈服，若再令其有机会与武器，财其杀贱复仇，直意中事耳。云天东望，予固深深寄其祷祝焉。予何以知其然也？予于彼等平日私人行为，有以知之，此私人行为，即本书中所述之故事也。读者试思之，舍己救人，慷慨赴义，非士大夫阶级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乎？友朋之难，死以赴之，国家民族之难，其必溅血洗耻，可断言也。此书故事虽十九为予所虚构，而其每个人之性格与姿态，则予当年住丹凤街畔，有以摄印于脑中，今特融化为故事中之角色以使其逼真。是固写小说者之故技，大抵如此，非予独为之也。当予之有意写此故事时，实为怀念丹凤街人，初意欲分为两大部：一部写肩挑负贩者之战前生活，一部则为战时景况。继予念南京屠城之惨，及市民郊外作游击战之起，不容以传闻幻想写之，遂决定先完成上部，每月写书一章，付上海发行之杂志发表。又以上海虽为孤岛，敌人犹得干涉之，别名书曰《负贩列传》，初不欲敌人知为抗战之作也。写书将二年，未能毕事，而太平洋战起。上海既完全沦陷，予亦因之而搁笔。去冬清理残稿，友人取而读之，则喜甚。且曰：此较君一般著述者别有风格，何不卒成之乎？书若在大后

方印行，可畅所欲言也。予闻而意动，将陈稿校阅一过，自觉亦颇可用，乃更续书数章，使主角故事告一段落，并结束之于壮丁受训，而更名曰《丹凤街》。以地名者，特重其地，盖犹欲能他日回归丹凤街头，访其人面谈之，更写有声有色之一页也。抗战而后，予所写小说，恒不欲其与时代脱节，此书开端，初若与抗战无关，予今先说明其背景，更证以其人其地，则读者于其最后之一结也，亦复许其有所贡献于将来乎？

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张恨水序于重庆之南温泉

第一章 诗人之家

“领略六朝烟水气，莫愁湖畔结茅居。”二十年前，曾送朋友一首七绝，结句就是这十四个字。但到了前几年，我知道我这种思想是错误的。姑不问生于现代，我们是不是以领略烟水为事，而且六朝这个过去的时代，那些人民优柔闲逸、奢侈及空虚的自大感，并不值得我们歌颂。其实事隔千年，人民的性格也一切变迁，就是所谓带有烟水气的卖菜翁，也变成别一类的人物了。这话并非我出于武断，我是有些根据的。前几年我家住唱经楼，紧接着丹凤街。这楼名好像是很文雅，够得上些烟水气。可是这地方是一条菜市，当每日早晨，天色一亮，满街泥汁淋漓，甚至不能下脚。在这条街上的人，也无非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之徒，说他们有铜臭气，倒可以。说他们有烟水气，那就是笑话了。其初我是烦厌这个地方，但偶然到唱经楼后丹凤街去买两次鲜花，喝两回茶，用些早点，我又很感到兴趣了。唱经楼是条纯南方式的旧街。青石板铺的路面，不到一丈五尺宽，两旁店铺的屋榴，只露了一线天空。现代化的商品也袭进了这老街，矮小的店面，加上大玻璃窗，已不调和。而

两旁玻璃窗里猩红惨绿的陈列品，再加上屋檐外布制的红白大小市招，人在这里走像卷入颜料堆。街头一幢三方砖墙的小楼，已改为布店的庙宇，那是唱经楼。转过楼后，就是丹凤街了。第一个异样的情调，便是由东穿出来的巷口，二三十张露天摊子，堆着老绿或嫩绿色的菜蔬。鲜鱼担子，就摆在菜摊的前面。大小鱼像银制的梭，堆在夹篮里。有的将两只大水桶，养了活鱼在内，鱼成排的，在水面上露出青色的头。还有像一捆青布似的大鱼，放在长摊板上砍碎了来卖，恰好旁边就是一担子老姜和青葱，还很可以引起人的食欲。男女挽篮子的赶市者，侧着身子在这里挤。过去一连几家油盐杂货店，柜台外排队似的站了顾客。又过去是两家茶馆，里面送出哄然的声音，辨不出是什么言语，只是许多言语制成的声浪。带卖早点的茶馆门口，有锅灶叠着蒸屉，屉里阵阵刮着热气，这热气有包子味，有烧饼味，引着人向里挤。这里虽多半是男女佣工的场合，也有那勤俭的主妇，或善于烹饪的主妇，穿了半新旧的摩登服装，挽了个精致的小篮子，在来往的箩担堆里碰撞了走，年老的老太爷，也携着孩子，向茶馆里进早餐。这是动乱的状态下，一点悠闲表现。这样的街道，有半华里长，天亮

起直到十点钟，都为人和箩担所填塞。米店，柴炭店，酱坊，小百货店，都在这段空间里，抢这一个最忙时间的生意。过了十二点钟人少下来，现出丹凤街并不窄小，它也是旧街巷拆出的马路。但路面的小砂子，已被人脚板磨擦了去，露出鸡蛋或栗子大小的石子，这表现了是很少汽车经过，而被工务局忽略了工程。菜叶子，水渍，干荷叶，稻草梗，或者肉骨与鱼鳞，洒了满地。两个打扫夫，开始来清除这些。长柄竹扫帚刷着地面沙沙有声的时候，代表了午炮。这也就现出两旁店铺的那种古典意味。屋檐矮了的，敞着店门，里面横列了半剥落黑漆的柜台。这里人说话，也就多操土音，正像这些店铺，还很少受外来时代之浪的冲洗。正午以后，人稀少了，不带楼的矮店铺，夹了这条马路，就相当的清寂。人家屋后，或者露出一两株高柳，春天里飞着白柳花，秋天里飞着黄叶子，常飞到街头。再听听本地人的土音，你几乎不相信身在现代都市里了。这样我也就在午后，向这街南的茶馆里赏识赏识六朝烟水气。然而我是失败的。这茶馆不卖点心，就卖一碗清茶。两进店屋，都是瓦盖，没有楼与天花板，抬头望着瓦一行行的由上向下。横梁上挂了黑电线，悬着无罩的电灯泡。所有的桌凳，

全成了灰黑色。地面湿粘粘的，晴天也不会两样。卖午堂茶的时候，客人是不到十停的一二停，座位多半是空了，所有吃茶的客人，全是短装。他们将空的夹篮放在门外，将兜带里面半日挣来的钱，不问银币铜元钞票角票，一齐放在桌上，缓缓地来清理。这是他们每日最得意的时候。清理过款项之后，或回家，或另找事情去消磨下半日。我彻底观察了之后，这哪有什么卖菜翁有烟火气的形迹呢？可领略的，还是他们那些铜臭气吧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睁眼看任何都市里，任何乡村里，甚至深山大谷里，你睁开眼睛一看，谁的身上，又不沾着铜臭气？各人身上没有铜臭气，这个世界是活不下去的。于是我又想得了一个短句：领略人间铜臭气，每朝一过唱经楼。我随拿面前的纸笔，写了一张字条，压在书桌上砚台下，不料骑牛撞见亲家公，这日来了一位风雅之士许樵隐先生，一见之下，便笑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唱经楼是一个名胜所在，虽然成为闹市，与这楼本身无干，你怎么将名胜打油一番？”我说：“我并非打油。我们自命为知识分子，目空一切，其实是不知稼穡之艰难，不知市价之涨落，无论生当今世，我们要与社会打成一片，这种和社会脱节的生活，是不许可的。便是这动荡的世

界，不定哪一天，会有掀天的巨浪，冲到我们的生活圈里来。我们那时失了这长衫阶级的保障，手不能提，脚不能走，都还罢了。甚至拿了钱在手上还不会买东西，那岂不是一场笑话？未雨绸缪，趁着现在大风还没有起于萍末，常常和市井之徒亲近亲近。将来弄得文章不值一钱，在街头摆个小摊子，也许还可以糊口。”许先生笑道：“你这真是杞人忧天。纵然有那末一日，文人也不止你我二个。就不能想个办法，应付过去吗？若是真弄到沿门托钵，那我不必去为这三餐一宿发愁，应当背了一块大石，自沉到大江里去。”我笑说：“果然如此，你倒始终不失为风雅之士。”我这样一句无心的话，谁知许樵隐认为恭维得体！笑道：“我家里有新到的真正龙井明前，把去年冬天在孝陵梅花树上收来的雪水，由地窖里掘一壶起来，烧着泡茶你喝，好不好？假如你有工夫的话，可以就去。”我笑说：“这些东西，你得来都不容易，特意拿来请我，未免太客气了。”他说：“这倒无所谓特意不特意，不过我两个人品茶，要开一个小瓮，许多人喝，也不过开一个瓮。瓮泥开了封，是不能再闭上的。仲秋时候，天气还热，雪水怕不能久留。这样吧，今天夕阳将下去时，在我家里，开一个小小的诗社。你我之外，

鸡鸣寺一空和尚是必到的，四大山人，我也可以邀到，此外再约两位作诗的朋友，就可以热闹一下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会作诗，我迟一日去喝茶吧。”樵隐道：“老早你就要四大山人给你画一张画，今天可以当面和他要。你为什么不去？你所要的两支仿唐笔，我也可以奉送你。”我心想：四大山人的画那倒罢了，听到樵隐和一个高等笔匠认识，定做得有许多唐笔，这是钱买不到的东西，不可失了。就答应了许先生的约会。他透着很高兴，带了笑容告辞而去。他家和我家相去不远，就在丹凤街偏东，北极阁山脚下空野里。后面有小山，前面两排柳树围了一个大空场，常有市民在那里自由运动，他家是幢带院落的旧式平房，经他小小布置，也算幽人之居。我因仰慕风雅之名，也去过两次的。到了这日下午五点钟左右，我抽得一点工作余暇，就向他家去奉访。他家大门，是个一字形的，在门框上嵌了一块四方的石块，上有“雅庐”两个大刻字。两扇黑板门，是紧紧的闭着，门楼墙头上，拥出一丛爬山虎的老藤，有几根藤垂下来，将麻绳子缚了，系在砖头上。这因为必须藤垂下墙来，才有古意，藤既不肯垂下来，只有强之受范了。这两扇门必须闭着，那也是一点雅意，因为学着陶渊明的门虽

设而常关呢。我敲了好几下门环，有一个秃头小孩子出来开了门。进去是一个二丈宽，三四丈长的长方形小院子。靠墙一带种了有几十竿竹子。在东向角落里，有十来根芦柴杆子，夹着疏篱，下面锄松了一块泥土，约莫栽有七八株菊花秧子。那芦杆子夹有一块白木板子，写了四个字道：五柳遗风。我心里也就想着，陶渊明东篱种菊，难道就是这么一个情形？那秃头孩子见我满处打量着，便问道：“你先生是来作诗的吗？”这一问，我承认了觉得有点难为情，不承认又怕这孩子不会认我是客。便笑道：“我是许先先约了来的。”那孩子笑道：“请到里面去坐，已经来了好几位客人。”说着，他引着我穿过正中那间堂屋。后进屋子，也和前进一样，天井里有两个二尺多高的花台，上面栽了些指甲草、野茉莉花。正中屋檐下，牵下十几根长麻索，钉在地面木桩上，土里长出来牵牛花、扁豆藤，卷了麻索，爬到屋椽子边去，这仿佛就很是主人翁雅的点缀。那里面正是书斋，但听到宾主一片笑语喧哗之声，我还没有开言，主人翁在窗户里面，已经看到了我，笑道：“又一诗人来矣。”说着，他迎出了门来，在屋檐下老远的拱手相迎。我随他进了书斋，这里面已有一个矮胖和尚，两个瘦人在座。自然，

这和尚就是诗僧一空。那两个瘦人，一个是谢燕泥，一个是鲁草堂，都是诗人。我再打量这屋子，有两个竹制书架，一个木制书架，高低不齐，靠墙一排列着。上面倒也实实在在的塞满了大小书本。正中面陈列了有一张木炕，墙上挂了一幅《耕雨图》，两边配一幅七言联：三月莺花原是梦，六朝烟水未忘情。书架对过这边两把太师椅，夹了一张四方桌。桌旁墙上，挂了一幅行书的《陋室铭》。拦窗有一张书桌，上面除陈设了文房四宝之外，还有一本精制宣纸书本，正翻开来摊在案头。乃是主人翁与当时名人来往的手札。翻开的这一页，就贴的是当今财政次长托他收买一部宋版书的八行。主人翁见我注意到此，便笑道：“最近我又收了许多信札。我兄若肯写一封给我，这第二集也就生色不少。”我说：“我既不会写字，又不是名人，收我的信札有何用？”许樵隐道：“不然，我所收的笔札，完全是文字之交。你就看邵次长写给我的这封信，也就是极好朋友的口吻。他称我为仁兄，自称小弟。”说着将手对着这本子连指了几下。我笑道：“主人和我们预备的茶呢？”樵隐道：“桌上所泡的茶也是在杭州买来的极好雨前。雪水不多，自然要等朋友到齐，才拿出来以助诗兴。”谢燕泥坐在方桌子边，左腿在

右腿上架着，正对了桌上一只小蒲草盆子注意；那盆子上画着山水，活像一个艺术赏鉴家。听了这话，把身子一扭转来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今天是非作诗不可了。我觉得我们应当玩个新花样，大家联句，凑成一首古风。”鲁草堂在书架下层搬出两木盒子围棋，伸手在盒子里抓着棋子响，笑道：“我们不过是消闲小集，并非什么盛会，用古风来形容，却是小题大做，倒不如随各人的意思，随便写几首诗，倒可以看看各人的风趣。”许樵隐道：“我是无可无不可，回头我们再议。现在，哪两位来下一盘棋？”他说着，在书架上书堆里抽出一张厚纸画的棋盘，铺在桌上，问和尚道：“空师之意如何？”一空伸出一个巴掌，将大拇指比了鼻子尖，弯了腰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谢燕泥笑道：“他这句阿弥陀佛，什么意思？我倒有些不懂。”许樵隐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懂呢？他那意思说是下棋就动了杀机。”鲁草堂笑道：“和尚也太做作，这样受着拘束，就不解脱了。”许樵隐道：“他这有段故事的，你让他说出来听听。”一空和尚听到这里，那张慈悲的脸儿，也就带了几分笑容，点点头道：“说说也不妨。早几年我在天津，息影津沽的段执政要我和他讲两天经，我就去了。我到段公馆的时候，合肥正在客厅里和人下棋。我

一见他就带了微笑。合肥也是对佛学造诣很深的人，他就问我，这笑里一定有很重大的意思。我说：‘执政在下棋的时候，要贫僧讲佛经吗？’合肥正和那个对手在打一个劫，我对棋盘上说：‘如果是事先早有经营，这个劫是用不着打的。’合肥恍然大悟，顺手把棋盘一摸，哈哈大笑说：‘我输了，我输了。’从此以后，合肥就很少下棋。纵然下棋，对于得失方面，也就坦然处之。合肥究竟是一个大人物，我每次去探访他，他一定要和我谈好几点钟，方外之人，要算贫僧和他最友善了。”鲁草堂道：“合肥在日，不知道禅师和他这样要好。若是知道，一定要托禅师找合肥写一张字。”许樵隐道：“当今伟大人物，他都有路子可通，还不难托他找一两项名人手笔。”和尚听了这话，颇为得意，微微摇摆着秃头，满脸是笑。谢燕泥道：“我们虽是江南一布衣，冠盖京华，颇有诗名，平常名人的手笔，自然不难得，可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就非想点办法不可。最近刘次长答应我找某公写一张字，大概不日可以办到。”鲁草堂笑道：“托这些忙人，办这种风雅事，那是难有成效的。王主席的介弟，和我换过兰谱的，彼此无话不谈。”一空和尚插嘴笑道：“那末，鲁先生也就等于和王主席换过兰谱了。”鲁草堂道：“正

是如此说。可是王主席答应和我写副对联，直到现在还没有寄来。”我觉得他们所说的这些话，我是搭不上腔，就随手在书桌上拿起一本书来看。那正是许樵隐的诗草，封面除了正楷题签之外，还盖了两方图章，颇见郑重其事。我翻开来一看，第一首的题目，便是元旦日呈高院长，以下也无非敬和某公原韵，和恭呈某要人一类的诗题。我也没有去看任何一首诗的内容，只是草草翻看了一遍。就在这时，听到许樵隐发出一种很惊讶的欢呼声，跑了出去迎着人道：“赵冠老和山人来了。”我向窗子外看时，一位穿灰绸夹袍，长黑胡子的人，那是诗画名家四大山人。其余一个人，穿了深灰哔叽夹袍，外套青呢马褂，鼻子上架了大框眼镜，鼻子下养了一撮小胡子。在他的马褂纽扣上，挂了一片金质徽章。一望而知他是一位公务人员。这两人进来了，大家都起身相迎。许樵隐介绍着道：“这位赵冠老，以前当过两任次长，是一位诗友。于今以诗游于公卿之间，闲云野鹤。越发是个红人了。”我这才知道，这就是以前在某公幕下当门客的赵冠吾。他虽不是阔人，却不是穷措大，何以他也有这兴致，肯到许樵隐家来凑趣？倒蒙他看得起我，丢开了众人，却和我攀谈。大家说笑了一阵，那四大山人就大模